

魯彥



散文选集

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

百花散文书系·现代部分

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百花散文书系·现代部分

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

鲁彦散文选集

沈斯亨 编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鲁彦散文选集/沈斯亨编. —3 版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9. 6

(百花散文书系. 现代部分)

ISBN 978—7—5306—5338—8

I. 鲁... II. 沈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 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79885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制

*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205 千字

2009 年 6 月第 3 版

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5000 册

定价: 19.00 元

序 言

沈斯亨

不能救人，又不能自救，没有勇气杀人，
又没有勇气自杀，咒诅着社会，又翻不过这世界，
厌恨着生活，又跳不出这地球，还是去求
流弹的怜悯，给我幸福罢！……

——《秋夜》

倘若我能活着，能够活下去，谁又能给我暴
风一样的力，我一定伸出巨大的手掌，扼住所有
的敌人的咽喉，一直到他们倒下而且灭亡！

倘若我有那什么也扑灭不了的火种，我
一定燃起那亘古未有的大火，烧尽全世界所
有残暴卑劣的人群！

——《火的记忆》

鲁彦从最早写作的随笔《秋夜》^①，到最晚写出的散文之一的《火的记忆》^②，前后计达二十年时间，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，经历了思想上的明显变化，这在他不同时期的作品中都有所反映。鲁彦的作品以短篇小说为主，也写了不少散文，还写过诗，他的著译有三十余种之多，实在是一位严肃而勤奋的作家。

鲁彦(1901—1944)，原名王衡，早年又名王返我，后改作王忘我，鲁彦是他的笔名，后来以此为人所熟知。鲁彦出生于浙江镇海一个店员的家庭，在家乡刚度过了他难忘的童年和少年时代，就去上海当了学徒，后来由于生活的重压，他不得不辗转颠簸于大半个中国，过着飘泊不定的羁旅生活。这样，在鲁彦的一生中，有两点是很引人注意的：第一，鲁彦并未受过多少正规教育，实际上连小学也未读完，只是后来在北京大学旁听过鲁迅讲授的中国小说史课，他的创作成果和以世界语翻译的译作，全靠他的勤奋自学和摸索奋

① 《东方杂志》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，第二十卷 第二十二号。

② 《文艺杂志》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五日，第一卷 第三期。

斗得来的。第二，鲁彦一踏上社会，贫穷困苦便紧紧与之作伴，如影随形，须臾不离而终其一生，最后竟为贫病所压倒，夙志未遂而过早去世。这虽是旧时代所造成的不幸，但却对他的思想和创作起着深刻的影响，促使他不断了解社会，接近人民，坚持“文艺为人生”而写作和奋斗。

鲁彦是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和翻译家，他的文学创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。一九二〇年初，鲁彦到达北京，开始从事文学活动。在“五四”新文学运动和新思潮的激荡下，他以反帝反封建的满腔热情，开始进行创作，同时，在与各种人的交往中，受到不同思想观点的影响。此时他以不加雕饰的热情的笔触，反映现实的丑恶和社会的混乱，对人民的苦难寄以深切的同情，在对未来的朦胧追求和面临的黑暗现实之间，表现了难以平静的苦闷心情。这一时期的作品以成名的短篇集《柚子》为其代表。

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战爆发，这是鲁彦创作生活的重要阶段，也是他的创作力最为旺盛的时期，译著都较丰富。随着年岁和阅历的增长，以及对现实逐步深入的体察，鲁彦创作的格调相应

的起了变异，创作的题材也日渐扩大，农村和城市的现实生活，被损害、被蹂躏的小人物，是他经常的写作题材和描写对象，代表作品有《黄金》、《童年的悲哀》和《小小的心》等集子。此外，还不能不提到他的唯一的长篇创作《野火》（后改名为《愤怒的乡村》），直接描写了农村中的阶级对立，以及农民起来作自发的反抗斗争，标志着鲁彦在思想和创作上有新的提高和发展。他的大部分散文也创作于这一时期，其中除了描写城市生活的记游性作品以外，以故乡的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回忆性篇章居于主要地位。鲁彦的整个创作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。

抗战爆发，遍地燃起了反侵略的烽火，鲁彦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，为抗日事业而奔走呼号，努力工作。他在这一时期的创作并不丰硕，“总共只写了约莫十个短篇”^①，以及少量的散文，他以自己的笔和舌来参加抗战，因此，创作几乎都是以抗战作为题材，其中不乏优秀之作。他的散文直接抒发了自己对民族敌人极其憎恶和愤怒的感

① 《〈我们的喇叭〉题记》。

情，深切动人。

鲁彦的一生备尝艰辛，他的思想和创作道路历经坎坷。但鲁彦却能在实践中不断克服自身的一些弱点，跟随着时代一起前进，并且在创作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。

鲁彦写下的散文，目前能找到的有四十余篇。他的散文大多发表于《东方杂志》、《文学》、《中流》、《中学生》、《作家》、《文艺月刊》等刊物上，除晚期的少数作品外，大部分收在《驴子和骡子》（一九三四年，生活书店出版）、《婴儿日记》（一九三五年，与谷兰合著，生活书店出版）、《旅人的心》（一九三七年，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）和《鲁彦散文集》^①（一九四七年，开明书店出版）内。

鲁彦的散文创作特点是：感情真率热烈，笔调优美细腻，风格朴素自然，洋溢着诗情画意，恰似江南风景，清朗秀丽，内中不乏辞简味深，言约意远，动人遥思的佳作。

① 《鲁彦散文集》除收入《驴子和骡子》和《旅人的心》两个集子的大部分文章外，还收入较早的和直到一九三九年写作的一些散文，全书共收二十二篇。一九五八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鲁彦散文集》，抽去了开明版的《微小的生物》一篇，又收入了《伴侣》等五篇，共计二十六篇。凡本文所提篇名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此书。

在鲁彦整个创作中，他的散文同小说相比，散文侧重于记叙故乡的习俗风物，回忆故乡的亲人和家园的面貌，追思自己童年和少年时代在乡村生活的情景。鲁迅在谈到鲁彦的早期散文（如《秋雨的诉苦》和《灯》）和小说创作时，曾因其题材和笔致，视之为“乡土文学”的作品而给以肯定^①，而在散文领域内，鲁彦更是以“乡土文学”为主要内容而为人瞩目的作家，他的《开门炮》、《清明》、《旅人的心》、《杨梅》和《钓鱼》等篇便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。举凡故乡的风土人情、习俗时尚、草木山川乃至日常的生活场景，都象工笔的图画，或者似电影的特写镜头一般展现在读者面前，鲜明生动，令人难忘。作者在叙事和状物中间，寄寓自己的爱憎感情，抒发了“人情同于怀土”的绵邈情思，细腻真切，动人心弦。至于晚期所写的《火的记忆》和《从灰暗的天空里》^②，不止是深切惦念着被侵华日军的铁蹄所蹂躏的故乡，还抒写了对民族敌人强烈愤恨的感情，为这一类作品注

① 鲁迅：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〈中国新文学大系〉小说二集序》。

② 《现代文艺》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，第五卷第二期。

入新的思想内容，称得上是现代散文中的优秀篇章。鲁彦写于不同时期的怀恋乡土的散文，固然含有一种怀旧乃至乡愁的成分，但以自己熟悉的家乡生活为题材，写来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，并富于生活气息，有些还从一个侧面来透视不合理的社会，揭示出社会的病态和时代的特点，可见这种“乡土文学”自应属于现实主义文学之列，不过是一种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别称罢了。

鲁彦散文创作的另一个方面，是记叙自己羁旅生活的经历和描述地方的风土人情，在一些记游性散文中忠实地记下了他的所见所闻和所感。如果说，鲁彦以乡村生活为题材的散文，是从一个侧面较为曲折地反映了他对社会人生的态度和认识，那末，以城市生活为题材的散文，则是他对现实社会观点的直接表达。《厦门印象记》和《西安印象记》涉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，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腐朽统治下所导致的愚昧落后，天灾人祸，民不聊生等多种弊病，提出了一些社会问题。因而在鲁彦的全部散文中，思想意义自当是超过其他作品的。但由于作家对社会的了解和感受并不深切，写法上也未免显得平铺直

叙，令人一览无余，并不具有描写乡村生活那一类散文的跌宕起伏，富于诗意的特点，缺乏含蕴的韵致、动人的情思和艺术感染力量。作者在暴露黑暗的同时，却又找不到出路，只能发出迷惘的感叹。这类作品正象鲁迅所指出过的，“仅仅攻击旧社会”，而“知不清缺点，看不透病根”，是“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，或暴露的作品”^①，事实正是这样。

鲁彦在他的不少散文作品中经常显露出浓厚的人道主义思想，构成了他的散文创作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种人道主义，集中表现在他对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，这在他初期的一些随笔如《秋夜》和《狗》中，有真率感人的表露，直到晚期，鲁彦的思想虽有不小的发展和变化，人道主义思想虽不再象早期那样占据支配地位，但却还不时在一些作品中，譬如在《从灰暗的天空里》和一些小说创作中有不自觉的流露，这是一个方面。另一方面，人道主义的博爱观也表现在他的爱孩子的思想，他的散文如《伴侣》、《婴儿

^① 鲁迅：《二心集·上海文艺之一瞥》。

日记》、《孩子的马车》和短篇《小小的心》等篇中经常写到孩子，并以小孩子作为主要描写对象。由衷地把他自己对孩子的满腔期待和挚爱之情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，从天真纯洁的童贞心灵里寻找慰藉，这种情感与鲁彦时刻同情和关心穷苦人民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。

对于人道主义的思想观点，必须把它纳入一定的历史条件和范畴下作具体的分析，对不同阶级的人道主义，给予不同的历史地位和恰如其分的评价，而不是加以笼统的否定。在历史上，人道主义曾作为一种精神武器去反对封建主义和神道主义，要求把人当作人看待，肯定人的地位和尊严，曾经起过进步作用。在“五四”时期，象鲁彦所宣传的人道主义就具有这样一种性质。当时具有社会主义或民主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，提倡人道主义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，而且几乎成为新文学最初几年间的一个普遍的主题。鲁迅就承认过自己就有人道主义思想^①，后来又指出，“五四”文学革命的一个目标，其“要求是人性的

^① 见《两地书》二四。

解放”，在肯定人道主义文学“扫荡旧的成法”的历史进步作用的同时，又明确提出它与基于“阶级意识觉醒”的“革命文学者”^①所作革命文学的区别，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。

忠实地描写乡村和城市的社会生活面貌，记叙家庭的日常生活，对下一代予以深切的关怀和希望，对于不幸的小人物给予热烈的人道主义同情，这些就构成了鲁彦散文创作的主要内容。鲁彦运用娴熟的艺术技巧，调动了最适于表现这些内容的艺术手段，来叙事、写景、状物和抒情，使他的散文呈现一种独特的艺术风貌。

鲁彦善于以诗一般的抒情笔调来描写日常生活和身边琐事，表现骨肉之情，亲子之爱，真切自然，委婉动人。

散文具有多种多样的体裁，其中的抒情文体比起其他的散文体裁，可以更自由灵巧地抒发作者的情怀，在这一方面，现代著名的散文家几乎无不挥洒自如，留下各自的名篇佳作。鲁彦就是一个长于写作抒情散文的能手，往往在娓娓的叙

① 鲁迅：《且介亭杂文·草鞋脚（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）小引》。

事中，朴素而又深切地抒写自己的真挚感情；《父亲的玳瑁》便是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品。

在《父亲的玳瑁》中，鲁彦集中笔力刻画了他的父亲所驯养的一只“玳瑁猫”的形象。作者先写“我”第一次回家，看到玳瑁显得非常循规蹈矩，驯顺可爱，又象孩子那样怕生和姑娘那般羞怯。它对主人的一举一动，都善于理解；它有什么感觉，主人也能立刻理会，彼此之间形影不离，以至达到“心灵”默契的程度。接着作者再写父亲病危，第二次回家，玳瑁仿佛预感到即将与主人永别，跳上床去悲鸣着，显露了凄惻的依恋之情。在父亲死后，它几天既不捕鼠，也不吃喝，身影憔悴，甚至再也不忍走进主人住过的房间，更不愿随“我”离家远走，以陪伴“父亲的灵魂”。作者如此不嫌其烦地突出玳瑁对故主难以割舍的特殊深厚感情，无非是为了渲染悲怆凄婉的氛围，表达自己对父亲深切的怀念。

更为引人注意的是，作者并不只停留在对玳瑁形象的表面描写上，实际上正是通过明写玳瑁来虚写他的父亲的；在写法上并非客观的记叙，

而是融汇进了作者浓郁的主观抒情色彩，由远而近，步步深入，铺陈叙事，处处寄寓着作者悼念父亲的深情。由于作者为生活所逼，不能在家奉养老人，第一次回家，他亲睹父亲和玳瑁之间不能须臾分离的情最后，他的感觉是：“对于寂寞地度着残年的老人，玳瑁所给与的是儿子和孙子的安慰”，只能让玳瑁代替自己去安慰父亲，在自责中杂有一种怅惘而又无可奈何的情绪。及至父亲病危，作者赶回家时，父亲已不能用僵硬的手抚摩自己的面孔，象头一天还自然柔和地抚摩玳瑁那样。着重这一细节的描写，是为突出作者悲苦的心灵和依恋的感情。后来当玳瑁永远失去父亲的爱抚，还在陪伴父亲的“灵魂”时，作者又感叹说：“它显然比我们还舍不得父亲”，“它比我们还爱父亲！”作者似乎在此明写玳瑁对故主的留恋之情，其实是暗写父亲为人特别忠实厚道，仁和慈祥，写玳瑁是为写父亲。同时，愈以反衬来写玳瑁比自己爱父亲，愈显出作者对父亲存在着怎样的一种骨肉深情。这种低徊咏叹，其弦外之音，韵外之致，是很耐人吟味的，作者凄惻悠长的思

念之情，让人仿佛看到了他以闪着泪光的面影在伏案写作的情景。

描写家庭日常生活和亲人之情的散文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。明代的归有光就是以擅长描写这一类题材而著称。他的《项脊轩志》、《寒花葬志》等文就是为后世所广泛传诵的名作。他善于描绘家庭日常生活中的场景和捕捉典型细节，用细致的笔触，朴素的语言，通过记物以叙事抒情，并往往将三者熔于一炉，疏宕错落，摇曳多姿，洋溢着浓郁的诗一般的抒情气息。鲁彦既继承了这一些传统的写法，而又具有自己的特点。他所记的不是通常的自然景物，而是以玳瑁猫作为主线贯串全文，用拟人化手法，即把人类的某些特性，赋于玳瑁，使之人格化，表现手法别具一格，不落俗套，谋篇布局似行云流水，舒卷自如，加上抒情性的叙述，优美流畅的语言，都被用来服务于怀念父亲及其玳瑁的主旨，情味盎然，一切象生活本身那样天然浑成，毫无斧凿痕迹，在自然中显出功力。作者蕴蓄全文中间，不绝如缕的情思，宛如涓涓细流，汨汨清泉。在现代长于写作同类题材的散文名家中，鲁彦既有别于朱自清的那种极

尽“层层叠叠、曲折顿挫之致”^①的感情表达，又有别于郁达夫的那种似长江大河般一泻千里，汹涌奔放的气势，从而显示出鲁彦独有的抒情艺术特色。

茅盾在论析鲁彦那些并无曲折离奇的情节，只是精密细致地描写日常生活场景的小说时，曾经指出，“在描写手腕方面，自然和朴素，是作者的卓特的面目。”^②其实，在鲁彦的散文创作中同样具备这种艺术特色。这种艺术特色在《父亲的玳瑁》这一些散文中表现得颇为明显。

古人在论诗时有的强调“自然英旨”^③，有的提倡“妙造自然”^④，即主张无论叙事抒情达意，要得之自然流露，真实生动，反对繁饰雕琢，矫揉造作。诗文相通，其理同一，总以自然之美为贵，鲁彦的创作就合于自然之道，饶有情味。为此，他总是摒除枝节旁生的构造，不作生硬冗长、繁琐腻人的描写，鄙弃那些浮华典丽的辞句，也从不

① 《朱自清文集(一)·短诗与长诗》。

② 茅盾：《王鲁彦论》，《小说月报》一九二八年一月十日，第十九卷第一号。

③ 钟嵘：《诗品·序》。

④ 司空图：《二十四诗品·精神》。